清史稿/卷41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百十二 ◄

清史稿
卷四百十三

► 卷四百十四

列傳二百

曾國荃弟貞幹沈葆楨劉坤一

曾國荃

曾國荃，字沅甫，湖南湘鄉人，大學士國藩之弟也。少負奇氣，從國藩受學京師。咸豐二年，舉優貢。六年，粵匪石達開犯江西，國藩兵不利。國荃欲赴兄急，與新授吉安知府黃冕議，請於湖南巡撫駱秉章，使募勇三千人，別以周鳳山一軍，合六千人，同援江西。十一月，克安福，連破賊於大汾河、千金坡，進攻吉安，下旁數縣。

七年春，丁父憂回籍。夏，賊麕聚吉安，周鳳山軍敗潰。時王珍、劉騰鴻皆喪亡，士氣衰沮。江西巡撫耆齡奏起國荃統吉安諸軍，軍復振。冬，敗石達開於三曲灘，吉安圍始合。八年春，克吉水、萬安。八月，督水師毀白鷺洲賊船，破城外堅壘，遂克吉安，擒賊首李雅鳳。以功累擢知府，撤軍還長沙。九年，复赴江西，率硃品隆等軍五千餘人援剿景德鎮。時諸軍與賊相持數月，莫肯先進。國荃至，乃合力敗援賊於浮梁南。三戰皆捷，火鎮市，追殲賊及半，克浮梁，擢道員。江西肅清。

國藩出九江，至黃州，與胡林翼議分路圖皖。國荃留軍巴河，自還湖南增募為萬人。多隆阿、鮑超等既大破賊於太湖、潛山，十年閏三月，國荃乃進軍集賢關，規攻安慶。陳

玉成來援，擊走之。十一年，陳玉成復糾捻眾至於菱湖，兩岸築堅壘，與城賊更番來犯。國荃調水師入湖，令弟貞幹築壘湖東以御之。會陳玉成在桐城為多隆阿所敗，還趨集賢關，迎擊破之。玉成由馬踏石遁走，仍留黨踞赤岡嶺，與菱湖賊壘犄角。國荃困以長壕，鮑超來，合攻，悉破其壘，擒斬萬餘。進破安慶城外賊營，毀東門月城。惟北門三石壘堅不可下，令降將程學啟選死士緣砲穴入，拔之。陳玉成屢為多隆阿所創，收餘眾，糾合捻匪，复屯集賢關，襲官軍後路，城賊葉芸來亦傾巢出撲。國荃憑壕而戰，屢擊卻，仍復進，增築新壘，遣貞幹合水師扼菱湖，絕賊糧路。八月，以地雷轟城，克之，殲賊萬餘，俘數千。捷聞，以按察使記名，加布政使銜，賜黃馬褂。尋以追殄餘賊，賜號偉勇巴圖魯。於是國藩進駐安慶，國荃率師東下規江寧，克無為州，破運漕鎮，拔東關，加頭品頂戴。分兵守諸隘，自回湖南增募勇營。

同治元年，授浙江按察使，遷江蘇布政使。詔以軍務緊要，毋庸與兄國藩迴避同省。三月，率新募六千人至軍，自循江北岸，令弟貞幹循南岸，彭玉麟等率水師同進，拔銅城徬、雍家鎮諸隘，复巢縣、含山、和州，克裕溪口、西梁山。渡江會攻金柱關，乘間襲太平，克之。回克金柱關，貞幹亦剋蕪湖。令彭毓橘截敗賊於薛鎮渡口，大破之。五月，連奪秣陵關、大勝關要隘。水師進扼江寧護城河口，陸師迳抵城南雨花台駐屯，賊來爭，皆擊卻之。國藩猶以孤軍深入為慮，國荃謂：「舍老巢勿攻，浪戰無益，逼城足以致敵。雖危，事有可為。」會秋疫大作，士卒病者半。賊酋李秀成自蘇州糾眾數十萬來援，結二百餘壘。國荃於要隘增壘，輔以水師，先固糧道。賊環攻六晝夜，彭毓橘等乘其乏出擊，破賊營四。賊悉向東路，填壕而進，前仆後繼。國荃督軍抵禦，砲傷頰，裹創力戰，賊始退。李世賢又自浙江率十萬眾至，與秀成合攻，屢掘地道來襲，毀營牆，百計攻襲，皆未得逞。蕪湖守將王可升率援師至，國荃簡精銳分出，焚賊數壘，餘棄壘走，進擊，大破之。先後殲賊數万，圍乃解。秀成、世賢引去。是役以病餘之卒，苦戰四十餘日，卒保危局，詔嘉獎，頒珍賚。

議者欲令乘勝退保蕪湖，國荃以賊雖眾，烏合不足畏，不肯退。二年春，國藩親至視師，見圍屯堅定，始決止退軍之議。詔擢浙江巡撫，仍統前敵之軍規取江寧。四月，攻雨花台及聚寶門外石壘，克之。九洑洲為江寧犄角，賊聚守最堅。國荃偕彭玉麟、楊岳斌往覘形勢，合水陸軍血戰，克之，江面遂清。連克上方橋、江東橋，近城之中和橋、雙橋門、七甕橋，稍遠之方山、土山、上方門、高橋門、秣陵關、博望鎮諸賊壘，以次並下。國荃初至，合各路兵僅二萬，至是募圍師至五萬人。十月，分軍扼孝陵衛。李鴻章克蘇州，李秀成率敗眾分佈丹陽、句容，自入江寧，勸洪秀全同走，不聽，遂留同城守。

三年春，克鍾山天保城，城圍始合。賊糧匱，城中種麥濟飢。國荃迭令掘地道數十處，賊築月圍以拒，士卒多傷亡。會詔李鴻章移師會攻，諸將以城計日可破，恥借力於人，攻益力。鴻章亦不至。國荃慮師老生變，督李臣典等當賊砲密處開地道。既成，懸重賞募死士，李臣典、硃洪章、伍維壽、武明良、譚國泰、劉連捷、沈鴻賓、張詩日、羅雨春誓先登者九人。六月十六日，日加午，地道火發，城崩二十餘丈，李臣典、硃洪章等蟻附爭登。賊傾火藥轟燒，彭毓橘、蕭孚泗手刃退卒數人，遂擁入。硃洪章、沈鴻賓、羅雨春攻中路，向偽天王府；劉連捷、張詩日、譚國泰攻右路，趨神策門，硃南桂等梯城入，合取儀鳳門；其左路彭毓橘由內城至通濟門，蕭孚泗等奪朝陽、洪武門，羅逢元等從聚寶門入，李金洲從通濟門入，陳湜、易良虎從旱西、水西門入：於是江寧九門皆破。守陴賊誅殺殆盡，猶保子城。夜半，自縱火焚偽王府，突圍走。要截斬數百人，追及湖、熟，俘斬亦數百。洪秀全已前一月死，獲其屍於偽宮。其子洪福瑱年十五六，訛言已自焚死，餘黨挾之走廣德。國荃令閉城救火，搜殺餘賊。獲秀全兄洪仁達及李秀成，伏誅。凡偽王主將大小酋目三千餘，皆死亂兵，斃賊十餘萬，拔難民數十萬。捷聞，詔嘉國荃堅忍成功，加太子少保，封一等伯爵，錫名威毅，賜雙眼花翎。

國荃功高多謗，初奏洪福瑱已斃，既而奔竄浙江、江西，仍為諸賊所擁，言者以為口實，遂引疾求退，遣撤部下諸軍，溫詔慰留；再疏，始允開缺回籍。四年，起授山西巡撫，辭不就。調湖北巡撫，命幫辦軍務，調舊部剿捻匪。

五年，抵任，汰湖北冗軍，增湘軍六千，以彭毓橘、郭松林分統之。時捻匪往來鄂、豫之交，國荃檄鮑超由棗陽趨淅川、內鄉防西路，郭松林由桐柏、唐縣出東路，劉維楨向新野為聲援。賊折而北竄，詔郭松林越境會剿。是年冬，敗賊於信陽、孝感。賊竄雲夢、應城、德安，郭松林擊走之，克應城、雲夢，又敗之阜河、楊澤。松林追賊臼口，中伏受重傷，其弟芳珍戰死。彭毓橘破賊於沙口，又敗之安陸。國荃以賊多騎，難與追逐，欲困之山地。毓橘偕劉維楨屢戰不能大創，賊竄去。總督官文與不協，國荃疏劾其貪庸驕蹇，詔解官文總督任。六年春，賊复犯德安，為劉銘傳、鮑超所敗，遁入河南境，尋復回竄。彭毓橘恃勇輕進，遇賊蘄州，戰歿於六神港。五月，捻匪長驅經河南擾及山東。詔斥諸疆吏防剿日久無功，國荃摘頂，下部議處，尋以病請開缺，允之。

光緒元年，起授陝西巡撫，遷河東河道總督。二年，復調山西巡撫。比年大旱，災連數省。國荃力行賑恤，官帑之外，告貸諸行省，勸捐協濟，分別災情輕重、賑期久暫，先後賑銀一千三百萬兩、米二百萬石，活饑民六百萬。善後蠲徭役，歲省民錢鉅萬。同時荒政，山西為各省之冠，民德之，為立生祠。六年，以疾乞罷，慰留，尋召來京。七年，

授陝甘總督，命赴山海關治防，复乞病歸。八年，署兩廣總督。

九年，內召。十年，署禮部尚書，調署兩江總督兼通商大臣，尋實授。時法蘭西兵犯沿海，中朝和戰兩議相持。國荃修江海防務，知上海關係諸國商務，法兵不能驟至，馭以鎮靜。詔遣文臣分赴海疆會辦，福建疆吏遂不能主兵。國荃言權不可分，朝廷亦以其老於軍事，專倚之。命遣兵輪援台灣，原議五，實遣其三。坐下部議，革職留任。兵輪終不得達，其二折至浙洋，助戰鎮海有功，和議尋定。十一年，京察，以國荃夙著勳勤，開復處分。十五年，皇太后歸政，推恩加太子太保。

國荃治兩江凡六年，總攬宏綱，不苛細故，軍民相安。十六年，卒於官，贈太傅，賜金治喪，命江寧將軍致祭，特謚忠襄，入祀昭忠祠、賢良祠，建專祠。孫廣漢襲伯爵，官至左副都御史。

弟 貞幹

國荃弟貞幹，原名國葆。諸生。從兄國藩剿平常德、寧鄉土匪。時楊岳斌為把總，彭玉麟為諸生，貞幹亟稱於國藩，謂二人英毅非常，同闢領水師。初敗於岳州，貞幹自引咎，言諸將無罪。國藩東征，貞幹家居未從。及其兄國華戰歿三河，貞幹誓殺賊復仇。胡林翼使領千人，自黃州轉戰潛山、太湖。從國荃攻安慶，設計招降賊將程學啟，克城之功，學啟為多。同治元年，與國荃分路沿江進師，破魯港，克繁昌、南陵、蕪湖，會軍雨花台。尋染疫，將假歸，援賊至，被圍，強起任戰守，圍解而病劇，卒於軍。初以功敘訓導，加國子監學正銜，賜號迅勇巴圖魯。既破援賊，擢知府，命下而貞幹已歿。事聞，贈按察使。李鴻章為陳戰績，詔依二品議卹，贈內閣學士，予騎都尉世職，建專祠，謚靖毅。

沈葆楨

沈葆楨，字幼丹，福建侯官人。道光二十七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遷御史，數上疏論兵事，為文宗所知。咸豐五年，出為江西九江知府。九江已陷賊，從曾國藩筦營務。六年，署廣信府。賊酋楊輔清連陷貴溪、弋陽，將逼廣信。葆楨方赴河口籌餉，聞警馳回郡，官吏軍民多避走。妻林，先刺血書乞援於浙軍總兵饒廷選。會大雨，賊滯興安。廷選先入城，賊至，七戰皆捷，解圍去。曾國藩上其城守狀，詔嘉獎，以道員用。七年，擢廣饒九南道，留筦廣信防務。數假客軍擊走竄賊，平弋陽土匪，誅安仁抗糧奸民，加

按察使銜。以伉直忤大吏，乞養親去官。

十年，起授吉贛南道。以親老辭，未出，命留原籍治團練。曾國藩屢薦其才，十一年，詔赴安慶大營委用。未幾，超擢江西巡撫，諭曰：「朕久聞沈葆楨德望冠時，才堪應變。以其家有老親，擇江西近省授以疆寄，便其迎養；且為曾經仕宦之區，將來樹建殊勳，光榮門戶，足承親歡。如此體恤，如此委任，諒不再以養親瀆請。」葆楨奉詔，感泣赴官。時浙江淪陷，左宗棠由江西進軍規复。賊酋楊輔清、李世賢合擾江西，冀斷皖、浙運道。同治元年，葆楨親赴廣信籌防，令士民築堡自衛，堅壁清野。倚用湘將王德榜、段起及席寶田、江忠義諸人，客軍並聽指揮，賊至輒擊退。二年，破黃文金於小路口，又破之於祁門。會浙軍克黟縣，賊由太平、石埭、建德擾江西，督軍進擊走之。是年秋，因病請假。

初，曾國藩軍餉多倚江西。葆楨以本省軍事方殷，奏留自給。江寧前敵需餉亟，而江西協解不至，國藩疏爭。御史華祝三亦疏言兩人齟《齒吾》，慮誤大局，詔兩解之，命各分其半，別以江海關撥款濟江南軍。三年，大軍圍江寧急。賊聚擾江西，圖牽後路。詔楊岳斌移師督剿，命葆楨會商機宜。既而江寧、杭州相繼复，黃文金擁洪福瑱由浙、皖竄江西，為入粵計。葆楨令席寶田追剿，至石城，大破之。陣擒洪仁玕、洪仁政、黃文英等，搜獲洪福瑱於荒谷中，皆伏誅。以擒首逆功，予一等輕車都尉世職，加頭品頂戴。葆楨推功諸將，疏辭，詔嘉其開誠佈公，將士用命，且江西吏治民風，日有起色，宜膺殊賞，不允所請。尋乞歸養，溫詔慰留。四年，以親病請假省視，因防務急，未行，丁母憂，命治喪百日，假滿仍回任。堅請終制，乃允之。

六年，命為總理船政大臣。初，左宗棠創議於福州馬尾山麓瀕江設船廠，未及興工，宗棠調陝甘，疏言非葆楨莫能任。葆楨釋服，始出任事。造船塢及機器諸廠，聘洋員日意格、德克碑為監督。月由海關撥經費五萬兩，期以五年告成。附設藝童學堂，預募水勇習練駕駛。事皆創立，船材來自外國，煤炭亦購諸南洋，採辦尤易侵漁。葆楨堅明約束，一無瞻徇。布政使周開錫為提調，延平知府李慶霖佐局事，皆為總督所不喜，齮齕欲去之，葆楨疏爭得留，藩署吏玩抗，以軍法斬之，眾咸驚服。

九年，丁父憂，仍請終制，暫解事，服闋始出。當其居憂，內閣學士宋晉疏請暫停船工，詔下酌議。葆楨上疏，略謂：「自強之道，與好大喜功不同，不可以浮言搖動。且洋員合同不能廢，機廠經營不可棄。不特不能即時裁撤，五年期滿，亦不可停。」推論利害切至，詔嘉納之。十一年，再蒞事。先後造成兵艦二十艘，分佈各海口。尋以匠徒藝成，

議酌改船式，督令自造，不用洋員監督。疏陳善後事宜，並如議行。

十三年，日本因商船避風泊台灣，又為生番所戕，藉詞調兵，覬覦番社地。詔葆楨巡視，兼辦各國通商事務。日兵已登岸結營，葆楨據理詰之。曉諭番族遵約束，修城築壘為戰備。提督唐定奎亦率淮軍至，日人如約撤兵。乃議善後事宜，疏陳福建巡撫宜移駐台灣，吏治軍政方能整頓，詔如所請。甫內渡，獅頭社番戕官滋事，光緒元年，復往，督唐定奎等伐山開道，攻破內外獅頭等社，　毀其巢，脅從者次第就撫。中路、北路亦分軍深入，諸番皆聽約束。先於琅玡增設恆春縣，至是奏設台北府，淡水、新竹、宜蘭三縣隸之；噶瑪蘭通判移駐雞籠山；台灣府同知移駐卑南；鹿港同知移駐水沙。連疏陳營伍積弊，請歸巡撫節制。購機器，開台北煤窯，為明遺臣鄭成功請予謚建祠，以作台民忠義之氣，並報可。遂撤軍內渡，事竣，擢兩江總督，兼通商大臣。

江南自軍事定後，已逾十年。疆吏習為寬大，葆楨精覈吏事，治尚嚴肅。屬吏懍懍奉職，宿將驕蹇者繩以法，不稍假借。尤嚴治盜，蒞任三月，誅戮近百人，莠民屏跡。皖南教案，華教士誣良民重罪，親訊，得其受枉狀，反坐教士，立誅之，然後奏聞，洋人亦屈伏。淮南引地以次歸复，濬河、積穀、捕蝗、禁種罌粟諸政，並實力施行。數以病乞退，五年，入覲，皇太后溫諭勉以共濟時艱，毋萌退志，自此遂不言病。是年十一月，卒於位，贈太子太保，祀賢良祠，立功各省建專祠，謚文肅。子瑋慶，賜舉人，襲一等輕車都尉世職；瑜慶，恩廕主事，官至貴州巡撫。

劉坤一

劉坤一，字峴莊，湖南新寧人。廩生。咸豐五年，領團練從官軍克茶陵、郴州、桂陽、宜章，敘功以教諭即選。六年，駱秉章遣劉長佑率師援江西，坤一為長佑族叔而年少，師事之，從軍中自領一營。長佑既克萍鄉，令進戰蘆溪、宣風鎮，連破賊，逼袁州，招降賊目李能通。於是降者相繼，守城賊何益發夜啟西門，坤一先入，复袁州。累擢直隸州知州，賜花翎。

七年，克臨江，擢知府。八年，長佑以病歸，坤一代將其軍。偕蕭啟江渡贛江規撫州，克崇仁。啟江在上頓渡為賊所困，往援，大破賊，遂復撫州，連克建昌，擢道員。九年，石達開犯湖南，坤一回援，解永州、新寧之圍，加鹽運使銜。賊竄廣西，從劉長佑追躡，复柳州。長佑擢撫廣西，令坤一駐柳州清餘匪，悉平之，加布政使銜。進攻潯州，十一年七月，拔其城，以按察使記名。石達開回趨川、楚，坤一扼之融縣，掩擊敗之，賊潰

走入黔，授廣東按察使。

同治元年，遷廣西布政使。劉長佑赴兩廣總督任，命坤一接統其軍，赴潯州進剿。貴縣匪首黃鼎鳳，在諸匪中最狡悍，屢議剿撫，不能下。二年，坤一破之於登龍橋，遂駐守之。鼎鳳老巢曰平天寨，倚山險樹重柵，守以巨砲，覃墟相距十餘裡，為犄角。坤一陽議撫，撤軍回貴縣，潛師夜襲覃墟，遂圍平天寨，复橫州，鼎鳳勢蹙。三年四月，擒鼎鳳及其黨誅之。潯州平，賜號碩勇巴圖魯。四年，剿平思恩、南寧土匪，复永淳，擢江西巡撫。令席寶田、黃少春會剿粵匪餘黨於閩邊，五年，聚殲於廣東嘉應州，加頭品頂戴。軍事既定，坤一治尚安靜，因整頓丁漕，不便於紳戶。十一年，左都御史胡家玉疏劾之，坤一奏家玉積欠漕糧，又屢貽書干預地方事。詔兩斥之，家玉獲譴，坤一亦坐先不上聞，部議降三級調用，加恩改革職留任，降三品頂戴。尋復之，命署兩江總督。

光緒元年，擢兩廣總督。廣東號為富穰，庫儲實空，出入不能相抵。議者請加鹽釐及洋藥稅，坤一以加鹽釐則官引愈滯，但嚴緝私販，以暢銷路；又援成案，籌款收買餘鹽，發商交運，官民交便。藥釐抽收，各地輕重不同，改歸一律，無加稅之名，歲增鉅萬。吏治重在久任，令實缺各歸本任，不輕更調。禁賭以絕盜源，水陸緝捕各營，分定地段以專責成，盜發輒獲。

二年，調授兩江總督。六年，俄羅斯以交還伊犁，藉端要挾。詔籌防務，坤一上疏，略謂：「東三省無久經戰陣之宿將勁旅，急宜綢繆。西北既戒嚴，東南不可復生波折。日本、琉球之事宜早結束，勿使與俄人合以謀我。英、德諸國與俄猜忌日深，應如何結為聲援，以伺俄人之後。凡此皆賴廟謨廣運，神而明之。」九年，法越構釁，邊事戒嚴。坤一疏：「請由廣東、廣西遴派明幹大員統勁旅出關，駐紮諒山等處，以助剿土匪為名，密與越南共籌防禦。並令越南招太原、宣光黑旗賊眾，免為法人誘用。雲南據險設奇，以資犄角。法人知我有備，其謀自沮。雲南方擬加重越南貨稅，決不可行。重稅能施之越人，不能施之法人。越人倘因此轉嗾法人入滇通商，得以依託假冒，如沿海奸商故智，不可不慮。越南如果與法別立新約，中國縱不能禁，亦應使其慎重；或即指示機宜，免致再誤。越南　　積弱，若不早為扶持，覆亡立待。滇、粵藩籬盡失，逼處堪虞。與其補救於後，曷若慎防於先。此不可不明目張膽以提挈者也。」疏入，多被採納。

十二年，丁繼母憂。十六年，仍授兩江總督。十七年，命幫辦海軍事務。二十年，皇太后萬壽，賜雙眼花翎。日本犯遼東，九連城、鳳凰城、金州、旅順悉陷，北洋海陸軍皆失利。召坤一至京，命為欽差大臣，督關內外防剿諸軍。坤一謂兵未集，械未備，不能

輕試，詔促之出關。時已遣使議和，坤一以兩宮意見未洽為憂，瀕行，語師傅翁同龢曰：「公調和之責，比餘軍事為重也。」二十一年春，前敵宋慶、吳大澂等复屢敗，新募諸軍實不能任戰，日本議和要挾彌甚，下坤一與直隸總督王文韶決和戰之策。坤一以身任軍事，仍主戰而不堅執。未幾和議成，回任。坤一素多病，臥治江南，事持大體。言者論其左右用事，詔誡其不可偏信，振刷精神，以任艱鉅。坤一屢疏陳情乞退，不許。

二十五年，立溥俊為穆宗嗣子，朝野洶洶，謂將有廢立事，坤一致書大學士榮祿曰：「君臣之分久定，中外之口宜防。坤一所以報國在此，所以報公亦在此。」二十六年，值德宗萬壽，加太子太保。拳匪亂起，坤一偕李鴻章、張之洞創議，會東南疆吏與各國領事訂約，互為保護，人心始定。車駕西幸，議者或請遷都西安，坤一復偕各督撫力陳其不可，籲請回鑾。二十七年，偕張之洞會議請變法，以興學為首務，中法之應整頓變通者十二事，西法之應兼採並用者十一事，聯銜分三疏上之。詔下政務處議行，是為實行變法之始。洎回鑾，施恩疆吏，加太子太保。

二十八年，卒，優詔賜卹。嘉其秉性公忠，才猷宏遠，保障東南，厥功尤著，追封一等男爵，贈太傅，賜金治喪，命江寧將軍致祭，特謚忠誠。祀賢良祠，原籍、立功省建專祠。賜其子能紀四品京堂，諸孫並予官。張之洞疏陳坤一居官廉靜寬厚，不求赫赫之名，而身際艱危，維持大局，毅然擔當，從不推諉，其忠定明決，能斷大事，有古名臣風。世以所言為允。

【論】

論曰：曾國荃當蘇、浙未復，孤軍直搗金陵，在兵事為危機，其成功由於堅忍。鏟其本根，則枝蔓自絕，信不世之勳也。屢退復起，朝廷倚為保障，以功名終。沈葆楨清望冠時，力任艱鉅，兵略、吏治並卓然。其手創船政，精果一時無耦。後來不能充拓，且聽廢棄，豈非因任事之難其人哉？劉坤一起家軍旅，謀國獨見其大，晚年勳望，幾軼同儕，房、杜謀斷之功，不與褒、鄂並論矣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